

张文质
著

幻想之眼

一个教育者的内在冲突

(修订版)

大夏

大夏书系·教育新思考

Huanxiang zhi yan
Yige jiaoyuzhe de neizai chongtu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大夏

大夏书系·教育新思考

幻想之眼

一个教育者的内在冲突
(修订版)

张文质 著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幻想之眼：一个教育者的内在冲突 / 张文质著. —修订本. —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6.3

ISBN 978-7-5675-4894-7

I. ①幻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教育—文集 IV. ①G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50867 号

大夏书系·教育新思考

幻想之眼：一个教育者的内在冲突 (修订版)

著 者 张文质
策划编辑 李永梅
审读编辑 张思扬
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·设计顾问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
邮购电话 021-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00 16 开
插 页 1
印 张 16
字 数 237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二版
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一次
印 数 6 100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4894-7/G·9224
定 价 39.80 元

出版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序

转眼间《幻想之眼》出版已有十年之久。说实在的，以“幻想之眼”命名一本教育随笔颇不合常例，好在出版社诸君还是在各种困难中接纳了这本书。我的教育写作，更确切地说应该称之为“教育文学”写作，既率性又有各种“诗意”的婉转曲折，这可能会增加阅读上的难度。我原是对这本书的销售有些担心的，后来知道该书也有多次的加印，才有所释怀。大概出版社的影响力与这本书版式装帧的别致，也增加了它的吸引力。

这次利用修订之机，我将《幻想之眼》与之前出版的《教育的十字路口》两书内容作了归类调整和适当补充，似乎有点教育的归教育，文学的归文学的意思，我希望这样的处理能得到读者的理解。

在任何时代总有以写作为自己乐事的人，他如果能因为书的出版而有更多分享心得的朋友，这样的情形肯定是很美妙的。

目 录

途中狗友及其他

3 | 途中狗友及其他（52则）

每天一个转念

27 | 2005年4月5日：思绪所及

29 | 野地里的灵魂

38 | 单向街，或潮湿的冬天（之一）

42 | 单向街，或潮湿的冬天（之二）

45 | 无力想象

50 | 活得匆忙

53 | 自己面对

62 | 每天一个转念

68 | 在北京短暂的停留

72 | 被排除的人

74 | 路一直在走

- 76 | 生活是一个零
- 78 | 想起一个词
- 80 | 现在，我属于一个念头
- 82 | 生命中的重力
- 84 | 突然行走
- 86 | 献给林少敏
- 88 | 2001年的悲剧

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

- 91 | 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
- 98 | 2002年2月12日：在缅想中抵达
- 103 | 新那喀索斯主义者
- 108 | 2003年4月，致沙尔斯
- 112 | 有时“呜呜呀呀”
- 114 | 尘世的命运
- 115 | 2000年12月26日手迹
- 119 | 寻找相似性
- 120 | 朝向天空的乞灵
- 123 | 午后，自我一瞥
- 125 | 门后的座位
- 129 | 淫荡的艺术

- 130 | 写作的毁坏
131 | 失效的疼痛
133 | 写下就有点虚幻
134 | 绝望的逃走
137 | 虚无的证词
140 | 某些词，跳跃在前方

片面之辞

- 147 | “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”
155 | 自我审讯仍在继续
158 | 我要袒露的是我的小小秘密
161 | 恍恍惚惚
163 | 必须警觉如最勤勉的看家狗
165 | 所有的洞见都紧张而又危险
168 | “是的”是一个性感的词
171 | 从街上小便说开去
174 | 他的气息、胡子、皱纹更像虚构的一般
176 | 用你的舌头也许就可以理解中国

像一页遗忘之书

- 181 | 像一页遗忘之书（1）

- 184 | 像一页遗忘之书 (2)
- 187 | 像一页遗忘之书 (3)
- 191 | 像一页遗忘之书 (4)
- 193 | 像一页遗忘之书 (5)
- 195 | 像一页遗忘之书 (6)
- 197 | 像一页遗忘之书 (7)
- 200 | 像一页遗忘之书 (8)
- 202 | 像一页遗忘之书 (9)
- 206 | 像一页遗忘之书 (10)
- 208 | 像一页遗忘之书 (11)
- 210 | 像一页遗忘之书 (12)
- 215 | 像一页遗忘之书 (13)
- 218 | 像一页遗忘之书 (14)
- 222 | 像一页遗忘之书 (15)
- 225 | 假日写下的一些文字 (1)
- 230 | 假日写下的一些文字 (2)
- 235 | 假装自己会写作 (1)
- 240 | 假装自己会写作 (2)
- 243 | 在冬天, 我爱上拔火罐
- 245 | 像佩索阿一样写下今天的生活

幻想之眼



途中狗友及其他

途中狗友及其他（52则）^①

途中狗友 1

这是切斯拉夫·米沃什 1998 年出版的随笔集的书名。2003 年 5 月 16 日中午上“世纪中国”网时，我读到了戴骢的部分译作。我一直喜欢米沃什，他的随笔，他晚年散文化的诗作，我几乎喜欢所有能读到的他的作品。家中曾有一本他的《被拆散的笔记簿》，被老同学宋琳“借”到了新加坡，后又带到了阿根廷。那次宋琳借的书挺多，后来出去前，大部分都还了，唯有蓝封皮的《被拆散的笔记簿》继续“借”。今年春节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彼此都未说起“米沃什”，老同学说话留一点余地。其实我挺记“仇”的，谁“借”我的书，都记得，只是往往只能记得而已。比如一位赵姓的朋友，20 年前“借”走了一本索尔·贝娄的《洪堡的礼物》，20 年后我们见面，我一下子就叫出他的名字，他很惊奇，他不知道“此恨绵绵无绝期”。

今天一看到《途中狗友》我就把它打印下来，准备慢慢地享用，只可惜打印时不知什么出了问题，每行最后都少了三个字，让我的阅读变得心痛而又费神。

但《途中狗友》还是带给我好消息。下午我早早冒雨走到办公室，虽然淋得半湿，但坐在书桌前的心绪很平静。

我从中看到某种我喜爱的主题与文笔。我又开始耕作了。

^①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出版的《教育的十字路口》曾收录过《途中狗友及其他（70 则）》，本文在“70 则”的基础上删减了其中 29 则，又从他处另选了 11 则。

途中狗友 2

切斯拉夫·米沃什的《途中狗友》是一本随心所欲的札记。近来我渐渐地发现，由于才能的局限我大概最适合做这样的文章，同时我也鼓励我的朋友们也不妨做些这样的工作。我以为札记最重要的是从容和对自我与世界的省视。米沃什的《途中狗友》，由村庄谈到了狗，乡村生活着一代又一代的人，同时就有参与人们生活的一代又一代的狗。说实在的，我常会想到一只又一只狗，而从未想到“一代又一代狗”。米沃什说，有一回，不知在何时何地，十有八九是在拂晓前的某一刻，他脑际忽然产生了一个可笑而又可亲的称呼：“途中狗友”，在生命旅途上我们的狗朋友。与之相类似的，我们也有一个成语：狐朋狗友，不过这个成语从来不是称呼狐与狗的，它指代的是人，而且毫无褒意，也充满了对狐与狗的大不敬。

说得更远一点，我们对狗大概只有利用与奴役，大量污蔑狗格的词语恰恰是我们文化的一大缺憾。

死前的喊叫

每天上班必经的路上，一排芒果树突然在开花时节枯萎了。天天上下班四次看着它越来越显出一种死相。今天看见十几棵树的叶子落得一地，我相信所有的人都看到了。

杜 撰

无论“萨斯”、“沙斯”，还是不伦不类的“非典”，都已成为一个具有“历史意义”和“时代特征”的名词。

4月时，写了一篇散记，是写一位朋友的。由于不想用他的真名，就随手用了一个可笑的“沙尔斯”，熟悉的朋友一看都知道写的是谁，“沙尔斯”自己也读了，然后，他很认真地注视我一眼：“不错，是这样的。”表情里有一种奇怪的“自足”。

虚 荣

上网看到了一位著名教育学者为教师开的一百本必读书目。现在经常可以看到此类必读书单，大体都是不同领域著名学者语重心长的嘱咐，我们当然要感谢他们的热情（你不读你就要落后了）与坦诚（不管怎么拟，都是拟定者自身阅读与学术趣味的一种“坦露”），不过，也许因为我的虚荣心在作怪，我宁愿自己的阅读特别隐秘、个人化，与什么样的必读书单都无涉。

思 想 家

他教书极为认真，因此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这件事上了。好几年没有写什么文章，几乎腾不出手，一门又一门的课，一茬又一茬的学生。也许从某种意义上看，学校的方式也可以说是正当的，然而，他开始老了，每次和他通电话，我都能够感觉到他内心的焦躁。但仍然是，几乎，无处安得下他的那张写字桌。

我特别注意到他的夜间生活

有记者采访诗人北岛，问他一天怎么生活，北岛说他早上写作，中午睡一会儿觉，下午到健身房读书学英语，晚上则是借几盘录像带看，权当休息。

正视自己的无能

我说的是思考、记忆、学习和创造的能力。我和所有人一样曾对自己抱有幻想。张爱玲说出名要早，要不然就不够刺激了。我常想三十岁以后出名也不错，我不是兰波，但如果能成为里尔克也还行。现在知道这样的幻想也是狂妄的，甚至还有点野蛮。三十五岁开始，我就知道自己是谁，虽然有时仍会惊讶地说：“这个一直没有长高的矮个就是我吗？不可能吧！”

我的心胸无法变得开阔起来

我住在福州晋安区新店镇一条小巷上的“高校新村”，巷子不长，先是要过一座铁桥，因为经常堵车，几经呼吁，现在铁桥边上又修了一座更宽一点的水泥桥。修桥时，大家都以为这下小巷肯定会拓宽，路也能修平整了，没想到桥修好了几年仍是座断头桥，在千呼万唤中巷子狭窄、破烂依旧，拓宽的桥面常常成为停车、堆放沙土和垃圾之所。每次下班回来，经过小巷心情就变得阴暗了许多，不是我过于敏感、情绪化，我们社会点滴的“进步”，几乎都需要我们去熬时间，我们真成了龙应台笔下“不会生气的中国人”——其实我们只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生气，事情越大越无法生气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跟谁生气，也找不到可以生气的人，有时你还不es敢生气，生气也没用，最好还是“宁静以致远”，活着就好，长寿就更好，因为你终于能够熬着等来变化。鲁迅先生绝望至极，他不相信进化论，我相信，我只能相信明天一定比今天好。

家住福州

几乎我所有的痛苦都是渺小的，微不足道的。一个平凡的人实际上也无法经历大痛苦，承接大觉悟。我们都是居家生活的人，我也读书，断断续续写一些自己爱写的东西，因为各种因素而对一小部分人有一些短暂的影响。渐渐地活到了中年，现在我最关心的是父母和家人的健康，以及女儿的每日生活。

感 恩

再也无法离开这个城市了。每日就在上下班的路上走来走去，不必赶着去做什么，走路变成了思维的散步，变成了对各种景致自在的观看，甚至变成了一种养生之道。我是走在路上的某一个人，我无法怀疑这一点，我每天都在很自然地衰老。

徒步者

不时有徒步者的事迹见诸报端。不论他们是为了何等的目的，长时间地在大地行走，甚至贯穿整个辽阔的国土，其本身就是极大的壮举。我就是做梦也不敢对自己在这方面寄予什么期望，我只能偶尔在福州鼓楼区一带小巷里穿行，走得最远的一次，是和画家黄莱从福州洪山桥走到闽侯县南屿镇的南港大桥，走了一天。5月份，天开始热了，走了一个小时我便知道徒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闽侯上街、南屿这一片土地，草木茂盛，河道纵横，景致是不错的，虽然我从小就长在上街，但并未对这片乡土作过任何的了解。而黄莱则是永泰县人，他说从南屿往永泰去，依山傍水，山色水势都更美，我们计划第二次的徒步就以南港大桥为起点，一直走到永泰黄莱的家乡为止。后来，“第二次”一直未付诸实现，其间，黄莱结婚，然后，生孩子，黄耕园现在已经快两岁了，下一次我们会不会带上张格嫣子和黄耕园接着进行这样的徒步呢？

诚信危机

对诚信危机的担忧是最近的事，也理应引起疗治的注意了。但是我深知一切都是徒劳的，症结何在，也许很多人知道，却不便说出。有些事情不是靠讨论、呼吁，能够有什么效果的。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确实难以抱什么希望，最近发生的“萨斯”危机更让我对此深信不疑。

求助

我总是想，像我这样天资愚钝的人，确实需要多读一些书。心理医生说疗治心理问题的原则是：自悟不如倾吐，倾吐不如向专业人士求助，而疗治天资愚钝的最好办法大概也莫过于向智者求助。他不会漠然拒绝我们，他就在那儿，在无边无际又转瞬即逝的时间长河中。有一个值得你长期追寻的思想家，是一件极为幸福的事情。也许，我这样的念头已显得陈腐，不过我不想往前赶，我明白我要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，也只能过属于我

一个人自己的生活。我试图作更多的思考，现在我已理解了，我的身体有一种适合自己适于自嘲的笨重。

我生活在什么世纪

读 200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谈话录时，知道美国历史学家卢卡克斯有一个建议，20 世纪始于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止于 1989 年。不过就具体的种种生活际遇而言，我时常有一个奇怪的感觉，我不是生活在一个具体的、向前滚动的的时间之流中，我生活在不同的时代，我需要有不同的思维，不同的适应方式，我是时间流变的变色龙，我不断地进入不同的世纪，我是“有 × × 特色”国度上一个活着的人，我对自己非常理解。

“蚯蚓般地生存”

诗人林之也曾经尝试过离开家乡，另寻一条生路。可是，很快就落荒而返，后被某机关收编，进入杂志社，同时兼职为公务员撰稿，形势需要什么，就写什么，几年下来，渐渐活出一份滋润，成为当地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。业余仍写诗，不多的稿费，不足以购烟，但心境自在，情感也变得内敛起来。那次我出差路过，听领导赞许之：现在已被感化过来了。林之的朋友则在给我的信中形容他是“处心积虑地团结众人蚯蚓般地生存”，此乃知人之论。

宽阔的道路在哪里

圣约翰有言：

若要到达不曾拥有的快乐，/ 就得走一条令你不快的路。/ 若要到达尚不具备的有知，/ 就得走一条无知无识的路。/ 若要到达不曾拥有的富有，/ 就得走一条一无所有的路。/ 若要成为不同于现在的你的你，/ 就得走一条不是现在的你的路。

可是，时常，我不免还是要小心翼翼地询问：宽阔的道路到底在哪里？问题恰恰在于，这其实完全是属于个人的事，终究我只能带着疑虑继续上路。

最先扔掉谁

“非典”时期，先是听说某些动物可能是病源之一；然后就听说有些动物会传播“非典”，接着就知道很多城市大批“宠物”被抛弃，再接着就是有组织地灭狗以自保。有一天回家，弟弟告诉我，老家也要动手了，他对“威威”说，千万别外出，一出去就回不来了。看着“威威”温顺热烈的样子，心里不禁一阵发紧。看来，世界变了，我们一切都没变，灾难临头，总是首先要考虑最先应该扔掉谁！

疾 病

为什么我会相信当我能写出文字时，心里就踏实了许多？每次去书店都触目惊心，令人眩晕的无限的书籍，难道这些都是和我一样本质脆弱的人赖以自我疗救的成果？要承认写作是一件不健康的事，真不容易。

恐怖的意象

我生于饥馑，生于惊恐，在心底极易浮现出一幅幅受苦受难的图像，我之前的一代代人在内心也都有令自己恐惧的图像。只不过有很多人在求生求乐中已逐渐淡忘了这一切。小时候，我常有这样的念头，总以为一切都会过去，“过去了，就成为美好的回忆”，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的，所有痛苦的记忆都是滞留物，它可能始终会伴随着我们。

“我没有智慧，没有技能，没有信仰，但我得到了力量……”

这是米沃什写于1935年的《赞美诗》中的一句，大学毕业时我几乎狂妄地认定自己无论从事什么职业，但最重要的工作肯定是阅读和写诗。其实，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多年，我都是在诗歌和忧虑中度过自己的日